

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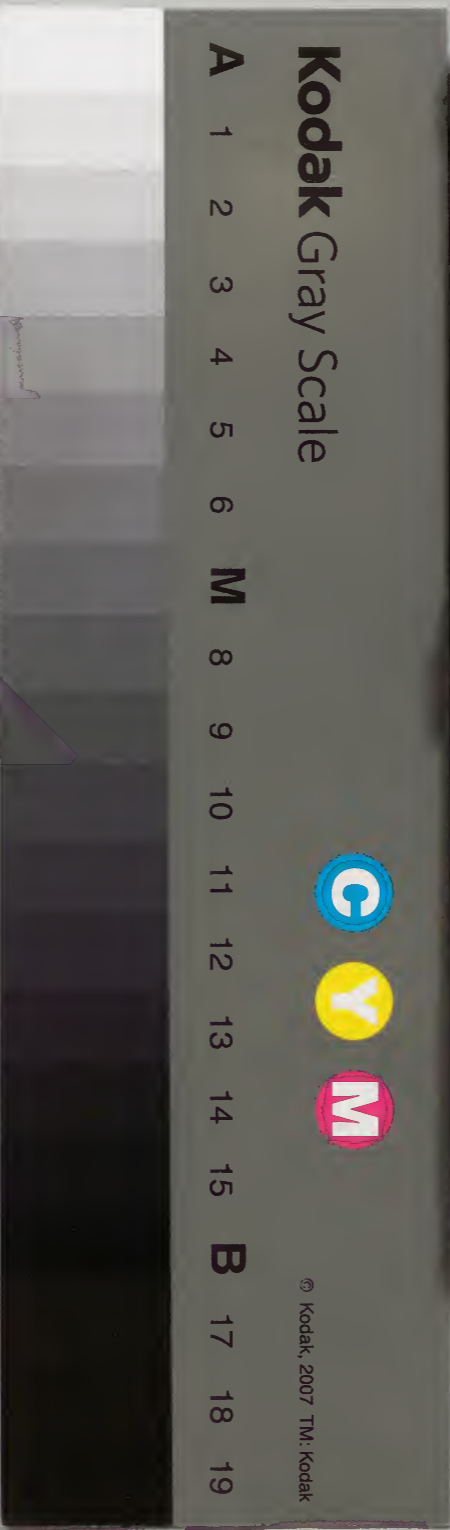
告子 上下

漢書門			
五	九	三	〇
一	五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九	三	〇
一	五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30
冊數	15	(13)
函號	277	50

不許帶出



四書蒙引孟子下卷之十四

淺草文庫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告子章句上

孟子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
堯舜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若有常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
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
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
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為哉此孟子所以諄諄

於此正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邪說暴行二者相依以行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既有性惡之論則世道可知矣故臣弑其君子試其父殺入盈城殺入盈野皆恬然不以為怪可見學術之關係世道不細也○天德王道皆自性善而來此孟子之所以諄諄於性善之說也蓋性既善則父可使之以慈子可使之以孝為君者可使法堯之所以治民為臣者可使法舜之所以事君然後天地以位人極以立不然將相糜相刃弑父與君無所不至而曰彼性惡也柰之何哉且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安得有性惡之理為此說者是誣天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皆是性

善故也○黃氏日抄曰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為辨章乎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入心得養失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竟於舍生取義本心之直友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感辨析乎養其小體本體之孰輕孰重無非歸之實踐履以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晦庵集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學者宜孰論而深思矣尚騰只說者何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杞柳柅柳同下柳也有蒲柳有楊柳有梅柳陸佃註云生水傍葉粗白色理微赤今人以為車轂此見韻府○栝櫟在渠

云。栳飯盂也。亦酒器也。以為飯盂蓋如今之漆碗也。實原木所為也。栳未詳。然其字從木從卷。蓋卷木所為亦栳屬也。○朱子曰。栳栳似栳杉合子。○栳杉即今杉杯也。杞柳為栳栳者。必是柳薄板自有可開板之柳。故獨曰杞柳也。若今北方柳斗之類。則用柳條編成。不似杉合子也。○太註若卮匱之屬。正韻卮酒器。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字作甝。師古曰。飲酒員器也。漢高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文云。卮酒。○匱盥水洗手器。有柄可以注水。古傳奉卮沃盥。○若卮匱之屬。小學註卮酒器。匱盛水漿之器。○矯揉。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告子性謂杞柳柯生之物耳。初非有栳栳在也。必

由人以製造之。而後成栳栳。人性本自嗶嗶蠢蠢耳。初非有所謂仁義也。必由人以矯揉之。而後有仁義。○告子意謂人性無仁義。只有仁義胚質耳。猶杞柳初何有栳栳。亦只有可為栳栳之胚質耳。○義猶栳栳也。依新安陳說。義字上脫一仁字。○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栳栳。病在為字。上字思曰。率性之謂道。未聞以人性為仁義也。○有是人。即有是性。仁義即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仁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義也。豈待矯揉造作哉。告子是謂人生之初。只有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與物同者而已。及後來聖人方創為人道。以教之。却似杞柳之生。初間只是根幹枝葉而已。後下為

人為之巧乃成栝椹栝椹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性之外也
○曰以人性為仁義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而仁義出於有
性之外矣○性即仁義也今日性猶杞柳義猶栝椹則是認
氣為性而性與仁義分矣豈所以論性哉○有生之初便有
仁義今日以人性為仁義則是謂人生以後却於性上另裁
仁義也如以仁義為美而人性為惡矣豈不病哉○自親親
以至於仁民愛物之類皆仁也自敬兄以至於敬長尊賢之
屬皆義也皆性之本有焉者也○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
明非人生所稟之氣也此即孟子告子論性之所以不同者
○性者有生之心也是心也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

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此所以為性
善也即所謂仁人心也凡草木核仁子亦皆是生意也○心
之生理即仁也仁該四德本善此孟子之言性善不無氣質
言者亦有據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椹止必子之言夫

言杞柳之為栝椹必有待於戕賊人之為仁義亦有待於戕
賊歟蓋人性本善循其性而行之自無非仁義也若告子之
言則人性必待戕賊而後得為仁義此說一行天下之人皆
以仁義為望性而不肯為矣故曰率天下之人而相戕仁義必
子之言也○太註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此十句說見

得所謂以人性為仁義者之非矣。○以人性為仁義是以人性本無仁義也。故曰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如特戕云云。仁義歟。此蓋據孩提無不知愛親及長無不知敬兄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嚙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上見得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波流滌洄波流之勢滌洄也。滌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故曰決東則東決西則西。○告子謂湍水無分於東西在所決如何耳。人性

無分於善不善在所習如何耳。○決東則東決西則西。以此喻性則善惡皆自外來矣。何也。湍水之東西非自為東西也。豈不謬哉。○強詞終難奪。正理告子但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即此便見水之流下矣。蓋所決之方其地無不下者。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不必依朱子小註言水之流而必下。可見水之性下。蓋惟人則有性有精。若水只是無情之物也。故只是就下處便是性。故曰是豈水之性哉。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亦謂順水之性也。豈得為因水之下而後可知其性之下哉。此說似太拘。○水無有不下。是據見在實事說。人無有不善。亦須據見在實事說。所謂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也順字意曰
有若逆者安得有此○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人皆以為
又是一重意非也上文所謂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者
正以其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耳水無有不下者自然之
性也決之東西而東西者人為有以導之也孟子所答去字
湍字○人無有不善據本然之性言所謂順之而無不善順
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句且莫用箇順字○朱子小註曰
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
本善亦可知矣於此孟子本意又添一重蓋泥就下字面而
得然孟子本文上句只云人性之善未嘗言人性之發善也

蓋不必泥○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水云者以天
下自有惡者一脚須看如此解破○其性亦猶是也人之可
使為不善如何說其性文勢蓋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
為搏擊所使也如此方說得乾淨○告子論性於水中取箇
湍水來說亦可謂費思索矣惜乎只是要成就一箇客氣耳
○孟子之答告子論性數章皆是其辭以折之自非義精
理明大才雄辯者不能○看此數章須把性字做一題目告
子是一樣說性孟子是一樣說性○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
者所謂情之正也本無惡反之而後為惡者所謂情之動
其性斲矣程子之論所以論性無論氣也○人性善惡之辨

乃人類禽獸之所以分者故孟子不得不切切然明白之也
 ○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此孟子所以為性善也本無惡
 故反之而後為惡此荀卿之所謂性惡也二者皆就情上認
 出但所認之旨不同耳此等議論得失之間便係綱常之脩
 廢民生之休戚天地之否泰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蓋生則有知覺運動
 無知覺運動則死矣○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
 本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知覺屬心運動屬
 身○生之謂性告子此句是以生字貼性字欲性字有歸着

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此句直剖斷得簡切雖
 孟子復生不易斯言矣○愚謂生之謂氣無不同也生之理
 之謂性則有不同矣然要之人與物氣有不同性因有異○
 告子曰生之謂性也孟子曰生則人物之所同性則人與物
 異生豈即性之謂乎○告子謂生之謂性是混人物在其中
 而不及省夫人物之不同處豈不一聞其說便覺人物自是
 不同如此說不得胸中便自有大之性猶牛之性羊之性猶
 人之性一段說話了故先難之曰生之謂性也云白歟是依
 他立說之本旨為辭故告子為然繼之曰白羽之白云白
 歟告子於此若以為不然則不得謂生之謂性矣若以為然

則犬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故朱子於猶白之謂白一條便註云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即下文云也講本文不可於此處就依註貼須要起得下文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本註一則曰犬牛與人二則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皆不暇區別太牛之不同處可見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此又在所當知○犬之性守牛之性順犬牛之性各得其一偏○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以質言與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不必同而趙氏直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

者泥矣新安陳氏之說自明白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犬之性猶牛之性依上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例俱作不同說○孟子本謂犬之性猶牛之性而朱子只渾將太牛對人解者以人性獨善也然其實一物各一性如犬亦安能為牛之事乎○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所謂性是孟子之所謂性耶告子之所謂性耶曰是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告子之意蓋歸於孟子之所謂性也只看與字可知明其不然也謂大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也既不同則是孟子之所謂性無疑矣○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

氣也若不論氣何以說大牛與人之性不同以氣為性至
 猶有此說董子云性者生之質也亦告子之意○性者有生
 之心也在人則仁義禮智皆有生之心也故曰性善在物則
 不能全者耳在久則亦隨其氣質而有不齊焉○知覺運動
 之蠢然者○蠢動也其字從春從虫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亦
 在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上見○既曰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
 物同矣而孟子之辨告子乃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何歟
 豈非人之知覺運動上有所謂仁義禮智者在邪故曰形色
 天性也雖告子之強辯亦不得以為與禽獸同矣此章告子
 只是直斷倒告子之說而未及告以己意然意已在言表矣

爭柰告子不察何○或曰生乎自知其說之非宜亦知性善
 矣曰未也告子執拗其不得於言終不肯求之於心故曰告
 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
 疑也使其能自反而有所疑思而得之則當如夷子之撫然
 為問曰命之矣而孟子或問人亦必記之以申性善之說矣
 蓋終是執迷不悟也○孟子之辯告子因杞柳為柶椽一為
 字便生出戕賊人以為仁義之說因湍水無分於東西一譬
 便生出水分上下之說因生之謂性之論便覺得人物同其
 生而不同其性遂有大牛之性猶人之性之說蓋義至於精
 而觸處皆通凡詖淫邪遁之辭皆無所容其喙也○性者不

生所稟之天理也。生字稟字內已是有氣質以承受之矣。就
如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便是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卽有
氣數在矣。豈真有氣外之理哉。○按朱子又曰。性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
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如此等語。理氣二者對舉。並言全
似兩物。然究竟其實。如曰性形而上者也。所以必帶形言者。
厥有旨哉。其先言莫不有是性。而後言莫不有是氣者。蓋尊
理也。亦如易太傳先言形而上者。謂之道。然後言形而下者。
謂之器也。雖先言道。然究其實。則曰十陰十陽之謂道。道不
外乎陰陽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二者并舉而言。欲學者兼致其力。故告
子言仁內義外。見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以
矯孟子之說。都是要與爭衡。以主張斯道之盟意思。○味告
子之意。固不以義為性。所有亦非全以仁為性。所有也。蓋他
認性在知覺運動上。則性非全是心中物了。性既認得差。仁
又認得粗。夫仁者理也。愛是情也。他這說。又以情為性。是義
外之說。固非仁內之說。亦未是。○告子此說是言愛由心生。
故曰內。若事物之宜。則在彼。故曰外。語類亦以食色入仁義。
說仁愛之心。生於內。如其乎食。悅乎色。亦是也。事物之宜。出

乎外如所甘之食所悅之色亦是也。看大註一故字但不可
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長楚人之長都說得
仁內義外意須活看。雲峰之說亦是但欠活。食色特知覺運
動之兩端耳。○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
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是以至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
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
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朱子曰告子
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既得孟子說方畧
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仁
內也內字是仁字却未是。○此章告子之言分明是因屈於

首章仁義猶桮棬之說而為此以求徧見孟子之言未盡然
也。蓋告子言仁義猶桮棬則仁義皆非性之所有皆在外矣
孟子言不待戕賊人以為仁義則仁義皆性之所有皆在內
矣至此告子才畧覺前說未穩乃轉云仁是在內矣義則終
不在內也。云但仁字認得粗故未為全是。○仁內也告子
性字既說差則仁字終不說在內亦非其本旨矣。屈於孟子
之辯而不能自達姑以仁為內耳若詰之曰汝既云生之謂
性則仁亦安得為內耶且仁曰愛似近之而彼所謂存愛又
指愛欲而言尤為背戾也。
○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

謂非先有箇長之之心在我也明其在外也

○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止之者義乎

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告子以白喻長孟子承而答之以為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即其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內乎且汝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以為義在外不知汝是以長者為義乎以長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為在外若以長者為義則義非外矣告子雖強辯亦安得而以長者為義乎此二句尤見孟子雄辯之警策處若上文白馬白人不同長馬長人不同此亦是孟子

道理到爛熟處應對之間自然左右逢源道理明暢也○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以彼為長則一而施於人馬則不同施於馬只是口頭而已施於人則有恭敬之心焉若槩以我以彼為長却是口頭而已者非也因告子不知察此故孟子從而闢之義在我長之之心在彼則長之之心至在馬則長之之心不至○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只是指長人一邊更以下文然則嗜炙亦有外與照之足知不是兼長馬長人也只是長之字重○告子以義為外全在事之宜上孟子以義為內重在心之制上所謂白馬白人不同長馬長人不同只見得心之制未抵告子彼長而我長之言專指人心

孟子方分人與馬未關他未句。且謂長者義乎。苟則是據
告子所云者而轉以辨之。似專指人言。更以下文告子所謂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證之可見。○朱子大註云。愚按白
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
之也。如此則是兼言人馬矣。下文註義不在彼云云。之心彼
我我字。元與上文一般。

○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告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所主在我。故有所
擇也。可見仁愛之心。生於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所主
不在我。惟長是視耳。可見事物之宜。由乎外。○吾弟則愛之。

秦人之弟則不愛也。言強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言沒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

○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

太註云。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我與長內
外之分也。孟子答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
嗜秦人之炙亦嗜吾炙。物亦有然者。又固在外矣。然而嗜炙
亦有外歟。炙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
不在外明矣。此卽上文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尤見不
必兼入馬之長說。○究竟彼白而我白之。亦可見義之在內。
但告子不察。孟子亦未暇與辯。此以就白上說。意頗晦爾。

義者事之宜以處得其宜者言非全據事言也若全據事言則義外矣故朱子於義入路也下云義者行事之宜加一行字尤見謹慎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也故謂之內○當時告季子之徒皆以謂義外孟子之說專以為義內孟子子所見亦以為義外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問於公都子曰人皆曰義外孟子獨曰義內以予觀之亦若在外然不知孟子何以謂義內也公都子以義主於敬故以敬之一節明之曰有人於此在所當敬也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此答是正理如此○此即上章義不

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蓋當時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孰聞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云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條

孟季子未達然亦善難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在外也故曰假如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先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孟季子曰如此則吾不得而自主所敬在允當酌之行所敬又在鄉人之長者惟視其在外者而轉移義果在外非在內矣此處公都子就可答之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因時制宜不在我乎而義內之說明矣惜乎見未到

此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言鄉人之長於吾兄者不多不足以奪吾天倫之親之敬也故曰敬兄曰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意謂鄉人外賓且少長也吾兄雖當敬然酌之際不可少讓乎蓋雖讓鄉人之酌而敬之在吾兄者終無損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蓋鄉人若不長於伯兄固無疑若五年以長十年以長則其敬鄉人亦無疑○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此問亦是用術處蓋知主義內者必曰敬兄有吾弟則愛之之意却然後出得酌則誰先一句以挫奪之○曰先酌鄉人季子以為如此則吾敬兄之心不得自由而敬為外所奪矣安得為義內○所敬在此

庸敬也所長在彼亦斯須之敬也不可太泥敬與長之別故本註曰敬長之心云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若答季子云所敬在此庸敬在彼也所長在彼斯須之敬在鄉人也則盡之蓋公都雖得孟子之大旨而未深得孟子之精意不能如孟子之雄辯故不能答○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即可做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則因其辭以折之易矣汝其應之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予詰之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向者所謂先

酌鄉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庸敬在兗斯須之敬
在鄉人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可以見義之果在內矣叔父之
當敬於弟比兄之當敬於鄉人之長者尤為分明故孟子復
設此難意亦一也○敬叔父乎孟子設此難直是要得他在
位故也一句出來而因以折之○弟為戶則誰敬彼將曰敬
弟其實非敬弟也以弟當祖考也若直尋季子之言而答以
在位故也則恐其不服故詳辯而先發其在位故也之言然
後以例釋之而因以折之孟子若為大司寇極長折獄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條

公都子所答全是了雖無孟子之警策亦其於道理未至精

熟地位耳季子聞之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
敬弟以其所在因用其敬義果在外也此即上文所敬在此
所長在彼之說公都子乃以易見者曉之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云○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言敬由外生也○
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告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
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重敬出於我也告子之說是謂
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於
叔父與弟也如天平稱物是按下此一頭而彼勢輕一是
按下彼一頭而此勢輕畢竟有箇定理所在○大註此亦上
章嗜炙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承食色言此章

無所承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須看孟子所以諄諄然在爭
一箇義在內是甚意思蓋義外之說有性惡而來義果不在
內則性惡不得為善矣個性須是任義二者全具若有仁而
無義則朱了一邊道理非入心之理之全體也故范氏曰二
章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任義之在內則知入之性善
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性無善無不善也謂不可以善惡名也如知覺運動善此
覺運動也惡亦此知覺運動也又如其食悅色善人亦有之
惡人亦有之安得謂專是善耶蓋以氣言固無善惡之分若

以理言則人之性惟有善而無惡矣○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蘇氏謂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曰中曰一中謂不分上下也
一謂不分二也○胡文定曰性不可以善言本說善時便
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以性善之
善為贊美之辭則性字只渾淪一箇性無善亦無惡也○胡
五峯之說凡人之性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具全此似孟子之
說矣而繼之曰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則
又近於無善無不善之說蓋緣孟子論性不論氣欲附孟子
之說而兼夫氣耳不知告子所謂氣又非孔子之所謂氣質
不同者性誠難認哉○語類云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謂性

四書章句 孟子卷之十四 共

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

○以紂為元之子且以為君

微子啓王子比干。朱子曰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按王子字正如公子之類則比干為紂之親戚明矣。書經微子篇小註王庸曰箕子紂諸父家語曰比干紂諸父。○韓子性有上品之說。○朱子曰此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又曰二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十百千萬真但二品而已。○蓋君子困窮之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是其中有可反之理蓋不妨於本

性之善也。今日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則是初生時便稟定了人品無復學問之功無復克念作聖之理。○性無善無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謂性無善惡習而後有善惡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謂有等從來是善有等從來是惡。○說俱以明不可專謂性善以碍孟子之說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此以為字只如謂之相似與中庸不可以為道之以為字同。蓋情是無意發出者不可謂情去為善也。集註云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以為字俱當如此認。或者必致疑而未

之信。○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言但見天下之人其情之發無有不善者則知人之性無有不善矣。蓋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為善則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人性既皆善則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此二句已包下文許多句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所謂情也。有不善者非其情其字可味。謂情之動也。一說非也。其指入言大註自明則可以為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

○若夫為不善非力之罪也

既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然人之為不善

者又何也。或者必以歸於才。殊不知才出於性。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為他剖折使不為性善之累。○才猶材質又之能也。朱子曰是無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以所以無形體說者謂目之能明身之能聽心之能思手容能重足容能恭之類。豈不是無形體說。豈不是如說材料又豈不是人之能也。○當以情事性以才事情。取亦猶材質須看猶字如身自有聰明之德手足有運動之妙時乎仁也。而能無愛時乎義也。而能裁制時乎禮也。而能敬讓時乎智也。而能分別此皆所謂才也。才其有不善者乎。其有不善者用才者之罪也。充其本然之才也。○或問情

與才如何分曰性之發為情性之能為才如仁性也發而為
 惻隱情也其能以之親親仁民而愛物則才也如義性也發
 而為羞惡情也其能以之去惡從善敬長尊賢則才也此皆
 天地之性之所為也但其發於情者亦藉氣以形而其所以
 為才者亦藉氣而運之故隨其所稟而有賢愚之別○以良
 能字來解才字最切○情是心之發動處才則指其心之
 用處說是情以後事然皆自性中來如此說才儘明矣一說
 才本善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及之而後為惡○才主為善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問性與情及才如何分曰性之
 仁在內者也如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生者情之

發於外者也於是即趨赴而救之者其才之善若夫不肯然
 救之者則是怯害之念起而自遏其不忍之心矣蓋其才之
 罪哉

○惻隱之心 一條

人之情本但可以為惻隱而不可以為殘忍本但可以為恭
 惡而不可以為無恥本但可以為恭敬而不可以為倨慢本
 但可以為是非而不可以為無別須要認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數字為好字面仁義禮智亦然所謂情善性善者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也此即上文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然人多未得其精意蓋曰惻隱曰

羞惡曰恭敬曰是非此皆是好字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曰殘忍頑鈍驕慢昏昧則皆是不好字是情不善矣其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亦一一是至好字故曰乃所謂性善也此段只用明證此數箇字面而孟子之意彰彰矣可惜前日會試程文所說不及此意也○惻隱之心情也仁是性也此四句要說出因用以著其本體意○不思不求○思與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在前有求則有思矣故上云不思而求之畢竟思求亦才也不能盡其才者不思不求而擴充其善端也但不可謂不能盡其思求之才當改云思求便用其才處○通章都是因情以著性

○詩曰天生蒸民一節

有物有則就蒸民上說民之秉彜指則而言懿德亦指則而言好是懿德者人之情也人情如是可謂善矣情善則性亦善矣○天生蒸民一條當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其不為不善者果非才之罪矣○引詩四句故好是懿德一句最重此句正是其情之所以為善處緣此就見得人性之善也即上文之意○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學的下第九板云問彜而言彜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萬謂此說秉字似太着力大抵性是人元來所決帶的蓋人之所以為人者全在此如官之有文憑然故曰秉彜

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懿德也孰不好是為父能慈為子
能孝亦懿德也又孰不好是孟子他日又曰心之所同然者
理也義也理義即懿德人心所同然即所謂人之情無不好
是懿德者或專以為好他人有德者拘矣人心之天皎如日
月是非好惡灼然自辨如食物在腹冷煖自知自然皆好懿
德也○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
不可因上句性字下句情字遂謂是性善而情亦善者看上
句是人所秉執之常性也乃指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
子則有慈孝之心似亦為情矣上文則字即是○則也夷也
懿德也一也自物而言則明非塊然一物也自民而言用夷

字謂民之有常性也自人所好言用懿德字以其美而好之
也各有彼當身見古人用字之不苟處蔡氏所註未切○程
子曰性即理也指心中之理也故為性不然向處不是理愚謂
性雖是理然此理實著於氣且仁而無氣如何能愛義無氣
如何能制其宜禮智自然但不雜於氣耳○程子性即理也
理是正理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亦所謂天地
之帥吾其性者也有何不善故曰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但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則能以其才而盡其
性稟其濁者為愚則其才有未全而不能盡其性若學而知
之是曰有性焉而不謂之命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以氣

質之濁不能掩其本然之性也。湯武身之是也。○畢竟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氣質不可與性混也。程子曰：性即理也。此句所以為有功於性理者。緣前面自荀子、楊子至韓子、胡子一向俱以氣為性，而性之義不自於天下者千有餘年。○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蓋繼之者善也。是天命流行時未有形在也。既賦形後，則有氣質之性矣。謂性安頓在氣質，隨氣質之清濁而為等級也。曰：氣質之性便是對天地之性說。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者也。氣質之性即才是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謂始初天地之性雖為氣質所濁，但經克治則初性復還矣。○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謂

弗謂之性也歟。○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昏明以知言強弱以行言。○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謂復其初也不。是謂未反以前而天地之性不存焉也。雙峯之辨頗費力。○天地之性者，天地以生物為心也。此即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天地之帥即元亨利貞，用德也。元亨利貞即生物之心也。利貞屬陰實以成其生物之功耳。○氣質之性內自有天地之性在矣。故性相近也。章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即繼之曰：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此處最要分明不可硬作對語。○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首篇言矯揉謂性本惡必矯揉乃可為善。此章言矯揉謂氣質之性有未善必矯揉乃

可復於善其歸不同也

○富歲子弟多賴章

多賴多暴多學有斟酌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為善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至為惡○賴字最有意義有所賴籍自不其致其身於惡地此二句重在下一句故下文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爾然也不曰降性降情而獨曰才者就所為上為物○於子弟而一曰多賴一曰多暴殊也然一則曰富歲子弟則曰凶歲子弟則非天之降才爾殊則是所以陷溺其心者然矣○此章正為性善而發蓋孟子言性善雖以都子之徒不能無疑則後世之信其說者

寡矣故孟子於此反覆譬喻而極言之以曉當世之人也其首節言同是子弟也何富歲多賴而凶歲遂變而多暴哉其為衣食不足之故而陷溺其心灼灼無疑則安得以咎其本性哉此論蓋已切至矣乃又以雉麥一物而推及凡物之同類者舉相以明人類之無不相似者此下則自人類之相似者言之謂人之耳目口鼻之類無一不同者乃獨其良心而有不同者乎其說亦詳其意益切無非欲使世人曉然無疑於性善之說而相率以入於堯舜之道也以下數章皆同此意聖賢之畏天命也如此

○今夫雉麥

舜來猶言麋鹿鴻雁麋鹿之大者舜大麥也○
一說舜來只是一物未然○以下三句比陷溺其心此處只
要說同意第三條當與第一條對看此正以比上文云
非譬也看第二條過接處及通章過度處○今夫舜來播種
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勃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
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
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舜來豈有不同哉總見同類相
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以此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
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所
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者可見

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
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既曰播種而耨之其地同又曰
則地有肥磽何與蓋同下地也特有肥磽異耳不必言園地
之大小同肥者地也磽者亦地也

○故凡同類者

舉舜來一物若見凡同類者之舉相似○同類與相似不同
同類以舜來三舉相似如下文云 云至皆熟矣

○聖人與我同類者

直是言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應上文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此
比前章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其意更顯○聖人與

我同類者矣。明是說性善之同。又雜氣質。若氣質安得盡同。○今夫麟麥至聖人與我同類者。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
類之同。故龍子曰。以下至猶芻豢之悅我。只是即人身之所
同。以見人心之所同。如此則人性皆善。而可以為堯舜矣。此
孟子立言之意也。

○不知足而為獲。天下之足同也。

此二句蓋孟子承龍子之言而伸之。而自此以下三條皆孟
子之言也。至故曰。又非引古語。或以此下三條皆龍子之言。
似太迂矣。○芻豢器也。即今之草包。而小者泉州人謂之累
積。○論語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即此註亦云草器也。

○則天下何嗜皆從湯牙之於味也。

於字重看。言易牙所謂之味。天下期於易牙。必以湯牙所
調者為美也。期與約同意。亦必也。

○不知子都之姣者無首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不知何代人。詩曰。不見子都。乃見校童。則
子都春秋時人名矣。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二句可見人心之同。然乎義理之實也。此聖凡所同也。○在
物為理。見成者也。處物為義。所裁制者也。故曰。體用之謂也。
此與道義亦小異。前章解云。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

自然小註 建極體統而言義盡就此一事而言如君仁臣
敬之類義也其所以仁敬則道也所以仁敬者出於天理之
自然也理義之悅我心如他人所處合理吾固悅之如自己
所處合理吾心亦自快愜是皆可見理義之悅我心也此方
是人心之所同然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是其日夜之所息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人與物日夜皆有所生長也故此章於
兩節皆言之○日夜之所息人與物皆然故六七十歲和尚
亦須髡髮以此可見其良心亦然又如竹筍之發日間所長

不如夜間所長之多蓋日間遇陽氣燥熱亦有日晝晝下之
意不如夜間所長之多也草木之且氣獨盛

○此豈山之性也哉

山以生物為性猶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
文一節

○雖存乎人者二句

此句承上文言山之必有材此在山者然也雖然在人者亦
豈無存義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

所以放其良心者指物欲言物欲伐良心斧斤也且且指日

間言與且書此字向與且氣且豈且氣獨謂之平且之氣
清明之氣也

○且且而伐之

且且即且書也其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此且氣即夜氣所
發者其曰日夜之所息兼日而言其究亦一也夜氣所存即
夜之所息者夜氣不定以存則且氣遂不能清而所謂幾希
者亦滅矣是人見其禽獸也○平且之氣雖是未與物接之
時然心已有覺了故好惡與人相近如鏡既出匣其面便有
影象矣李延平教人常自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荷如
是亦可見其雖未與物接而已有覺了○且書終有別且早

間書通曰言然此且字又與平且字小異蓋平且之氣未特
亡者也此且又在平且之後○初間則日夜有所息及特之
反覆則惟有夜之所息矣特之反覆專指日晝言其特而
又特日復日也一說不然以太註云反覆展轉也而申言之
曰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
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云為據愚謂晝之所為有以害
其夜之所息分明是害矣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
豈亦夜氣之害日氣乎蓋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
正以足上句意耳其實特之反覆只是日晝之害日復日也
○特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上面則以夜氣所息之早

氣對日晝之結上言此則以日晝所結之反覆對夜氣不足
以存言多少直截分明太註云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
所為者只是足上句意正以見其日晝所結之反覆也而又
繼之曰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淺薄益可見矣

○故苟得其養一條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辭俱平說山木人心意則重在人心太
文是如此集註亦是如此辭所以必無平說者以無物二字
明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操則存云文勢上虛下實正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

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其存其亡只係
乎操舍之間固以見其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也忽然而出
又忽然而入出入無定時也惟所操舍身在心之出入豈有
定時哉出則在外入則在內亦惟所操舍爾在心豈有箇定
處莫知其鄉也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者亦見其得失之
易而保守之難耳○操便如何為存舍便如何為亡蓋人心
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舍則逸於外而不能主乎一身矣莫
知與出入無時自是不同予故於出入字下兩箇忽然以貼
無時之意○莫知其鄉或在內或在外而其在外又各有彼
此之別者莫知其內外意上文皆然○莫知其鄉亦只就或

出或入之無定，一見得。○心之所用，只在禮法之內，則為入。是能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也。若逸於禮法之外，則為出矣。故曰：心豈有出入亦以云。○太註云：以明心之神明不測云。要者以明二字。○神明不測，無得失言。○惟其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也。非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句專謂保守難，操則存，舍則亡。二句專謂得失易。○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如此則莫知其鄉，亦須從操舍上說。故他日兩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就該下二句意。○又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敬以直內，無動靜言，可見太學正心無動靜，故上云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章

無惑乎王之不智也，言其不知有由也。○暴之陽氣之發舒也，故生寒之陰氣之閉固也，故不生。今冬氣凝固，則萬物皆閉，其生意所以生氣，只管後一截暴之所謂日以暄之也。又雷動風散，雨潤日暄，不可一無。○無惑乎王之不智也，據見在言，為是其智弗若歟，曰非然也，言非其本然不知也。由其不知親君子故耳。一暴十寒，正謂其接賢士大夫之時少也。此便是鴻鵠將至之說也，非全判然一意也。是就一暴十寒上說，他不專心於賢者，是以小人養之以惡，則愚。

○使奕秋誨十人奕

使是設使非齊王也奕之為數數技也

○為是其知弗若歟曰非然也

本文為是其智弗若歟曰非然也是承上文一心以為有鴻
鵠將至者說來上段不智直就王說此段語末乃見王之所
以不智處○此章之言謂無怪乎王之不智也蓋君子踈而
小人親也使其能專心致志於君子則君子日親養之以善
而智矣今也不然故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無怪乎其不智也
二節一貫意故引程子范氏之言於後貫兩節意也使王若
專心致志於聖豈容其一日不在側乎○新安曰孟子之
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眾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

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蓋不知只由齊王之於孟
子聽信不專而有以分其心於多岐故孟子之於齊王進見
時少而無以勝眾邪之交蔽也使其能一意於孟子而惟其
言之為聽豈容孟子之進見時少耶一日三接可也語至夜
分亦可也孟子如奕秋誨齊王以奕正一心以鴻鵠將至而
不能惟奕秋之為聽此節所謂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
至矣故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孟子此章雖有前後二譬然
只是一齊王也所謂天下易生之物而一暴十寒者齊王也
所謂奕秋之所誨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鴻鵠將至惠接
弓繳而射之者亦此齊王也則豈可不求其意之實哉况同

是論王之所以不智。○涵養氣。○薰陶德性。○氣質與德性不同。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涵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告子一篇全是發明性善之言。就如王之不智一章亦是此意。如云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便是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自魚我所欲。至賢者能勿喪身。是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此本心也。人人所同也。自一簞食一節止。謂人皆有之。至末則是說衆人之所以喪其本心也。此章亦見得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乃陷溺其心而然也。○所謂不可得無固不止

謂簞食。是得失生死之際。但新安以為是說托孤寄命之太節。時事則亦似有未盡者。如孟子答滕文公以效死勿去。子思之守死於衛。民生於三。惟其所在則致死之類。是皆死生取舍所在也。○為古人殺身成仁。奇偉俊絕等事。亦皆只是性分內所當然者而已。所謂秉彝義理之良心也。故此章舍生取義。處不必說是賢者能如且說箇義理之心人所同然者。如此故一簞食一豆羹。條註云只是羞惡之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欲有甚於死者。節是義所惡有甚於死者。節是不義不註

云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此衆人雖聖人亦在其
中又曰欲惡有其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此亦通衆
人而言故不以賢者及君子等對上文衆人字也下文衆人
字則對賢字說矣○但曰賢者能勿喪身便見衆人喪之

○丁簞食一豆羹

蹴爾尤重於噓爾故乞人亦不受○噓爾而與之新安陳氏曰
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檀弓曰齊大饑黔敖為粥於
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負然來黔敖左奉
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
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歟其嗟

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嗟來之食其人不受而死曾子曰微
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故孟子云其下朝不食餓餓不
能出門君聞之曰云周之亦可受之免死而已矣此意
得禮義之中時措之宜乃孟子所傳於子思而子思得之曾
子者也可以見孔氏之家法不為已甚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以所識窮乏者得我併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者言之可見
聖賢之精於義○總註云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是釋
前五節之意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
安之時則釋後三節意也○新安陳以為或能決死生於危

迫之際亦并前一節舍生取義處論之者非也似不知生亦
我所欲也只看義亦我所欲一句即是人心之所同然者理
也義也非所謂人所固有者乎至謂一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者也正亦以良心之自然知所擇者言也如此于張巡
之徒只是能不失此心耳以此推之則其謂舍生取義就托
孤寄命太節言亦不喻孟子之意矣○牛山之木章是存養
之功魚我所欲章是取舍之分此章總註最要看得好危迫
之際尚有能忍寡安之時乃就利馬可見省察之功不可頃
刻而或忘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故反而名之曰入心蓋仁本是心之德也所謂心如穀種仁
則其生之性是也今乃曰仁人心也乃是反而名之謂反歸
諸心者也○小人亦有心今日曰仁人心也指其心體之本然
者

○學問之道無他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皆是也此學問兼知行與中庸道問學同故求放心亦學
問中事但取其要耳○味無他字見得非是先求放心只是
其道在求放心也集註自明人或誤看身至引程子曰聖賢
千言萬語云下學而上達也則益明矣○或疑朱子曰蓋

能如是則志氣清云似有先求放心之意非也蓋學問以
求放心為要下學也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求放心則是下
學之事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則先求放心之說非矣
其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者事字對道字非一端字貼無他
及對而已矣字○然則今之為學須以求放心為主○學問
兼知待事字與道字相對看事只是事目而已道則其所以
為道也太註云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
達達字固亦兼知行也○大學或問云不先之於小學則無
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根本豈可謂學問大道
不外乎求放心哉小註朱子曰學問二字學字不止是求放

心復休看自能尋向上去是存得此心方可做法不是塊然
空守得這心便了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非人所緊要者故謂無名指無名者
以其不切於用疑於無其實也故謂之無名指歟未有所考
嘗疑之○指有五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五小指蓋
巨大也食指者人之所食以此指為力也將指者左傳吳國
闔廬傷將指言其將領諸指也又曰手之取物中指為長改
二與三皆曰將指楚人獻黿於鄭子公之食指動曰他日我
如此必當巢味鄭鮮黿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

四書章句 孟子卷之十四 三十一
當之而出。○不遠秦楚之路。孟子嘗人也。在齊亦最久。自齊魯而視秦楚。則為遠耳。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對桐梓言之。則曰身。自身言之。則有心。指之分。隨所在。分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十章只是此一意重出。○人皆謂孟子長於譬喻。不知此孟子之不得已也。如佛氏說禪。只一言半辭。指點便欲語下。領會有。曾子曰。唯之意。孟子謂時人惑溺之深。難以曉悟也。故多設譬。以開之。如山木。鷄犬。梧。檟。楸。棘之類。不一而足。聖賢豈樂費辭哉。訓蒙士之意耳。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

凡養之者。莫有進益也。今於桐梓。則知養之。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以自進於高明之域。聖賢之歸。皆其愛身。云愛身者。內而心外。而自體莫不各有養之之道。陳氏一說。最精。且補宜詳玩之。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身以心為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於身也。無所愛。而曰無以不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言。故只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所以養之者。治其心而已。○一說拱把之桐梓。只言微小之意。以明身之為重也。人苟欲生之。只是養令生活。未及冀其長進之意。

○體有貴賤。有小大。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看來賤而小者身目手足之類皆是朱子專以口腹為小體者因孟子下文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耳學者要當推類以及其餘孟子要只是舉其一端在人所易曉者

○今有場師舍其梧櫨

梧櫨即桐梓也故集註云梧桐也櫨梓也皆美材也○梧櫨二木名櫨棘小棗一物也詩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曰棘小木叢生多棘刺難長故曰非美材也小註字書棘如棗多刺木堅色白者為棘實酸者為棘棘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只是取譬之辭孟子非實以肩背為大者所在也此章總重在心志故以為失肩背之喻亦謂不能顧其大者身○今有場師至則為狼疾人也正是養其小者為小人意但未可說出至下文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方說上文且譬以起之正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金匱於羽三條起取色之重者一條○孟子此數章警策人尤切至曰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曰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曰弗思甚也曰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章

孟子之學惟於思之一字着力最深故每以此覺人。一則曰弗思矣。二則曰弗思甚也。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亦思也。至於所引誠之者人之道也亦改誠之為思誠其與緊之意可見誠以人之所以為人者心焉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又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大矣。○語類鈞是人也。章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箇字。昔注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先立乎其大者。又曰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只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下箇不斷續。○茫茫堪輿以為堪者天道輿者地道正韻註只是任也之類又註與哉同至下

字曰龜則註云。曰與動同又曰龜浮屠塔下室惠意所謂堪者對輿而言當是此意且輿之類也但不知出於何書。○以堪為天道不知的是何然謂於物無不覆也輿者易太傳坤為輿。○一說堪任也只是謂任載之輿指人在地之上而言在地之上則在天之下矣亦一理也。○問集註所載范浚心箴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魯從久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向見呂伯恭甚忽之間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說得到曰止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四書家言 孟子卷之四
仁義兼舉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任義之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無一之不實樂善不倦則任義之實者又無一息之間斷謂之天爵者非人所得而貴賤者也○仁義可欲之謂善也忠信有諸已之謂信也樂善不倦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雖大而化之之聖亦樂善而不倦者也故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亦樂善不倦者也○註曰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如此方得爵字如良貴也要說出飽乎仁義令聞廣譽施於身方得貴字意思出
○終亦必亡而已矣

與仁之勝不仁章俱是說自家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貴之一字以所崇重而得名也但所崇重者皆謂之貴如祿爵固在所崇重如仁義尤在所崇重也故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在外之貴也即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即在內之貴也即天爵也○良貴良者本然之善也指所性之貴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取

不必兼言其拘於氣稟也只可說是蔽於物欲而弗思蓋孟子言性善不論氣質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大雅既醉首章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傳曰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其飲食恩惠之厚而愿其受福如此也○愚按詩德字本指恩惠蓋主人之德也今日飽字仁義所以不願入之膏粱之味也則是在我之德也非指出於主人者也斯亦斷章取義如易之黃牛之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所以不願入之膏粱之味也

不願謂無所慕於彼也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及其不熄則人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正由我之為仁不力故爾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以吾觀之此入之心亦且厭倦怠棄并與其所為杯水之仁而亡之矣如此說方與總註言為仁不至而不反求諸己者合也○不熄則人謂之水不勝火謂仁真不能勝不仁也此議一與則不仁者得助矣故曰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不知其所以不勝者以吾為仁不力只是杯水之仁故也○集註兩人字不同則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此人字對下文我字節下節所謂此人者也○仁不仁以二人言非以事言蓋子此為當時

之君言察惠王以能行小惠而誅其民之不加多於隣國是正所謂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但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者為不熟不如莠稗便見美種之不及熟為可恨而亦有慕於莠稗也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仁而不熟及不如他道之有成然則為仁者可不務至於孰哉○太註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此意似尤重大多專主此而不欲該下句而不知孟子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必令人專熟仁者何意豈非又不可以行之難熟而其為他道之有成○朱子一日舉孟子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者為不熟不如莠稗諸生曰和尙問話只是二言兩句莠稗之孰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二言兩句其理便明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莠稗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其曰有者任國之人固多記者不得其姓名故云任人有問於某者○任人曰食色以禮固然美然有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者當此之際尚必以禮乎以禮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者當此之際亦必以禮乎蓋任人此言是指色之重而禮之輕者言也故孟子以為

黃圭

寸木高於岑樓，干鈞金與一輿羽也。

○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如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當此時，一簞食不足，羨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若必俟其再三禮請然後就，則不得食而死矣。若稍俯從權變，往就而食之，亦可以濟。如韓信寄食於漂母，光武溲沔麥飯，要皆非禮食者。若以此與紆况之臂而奪之食者較之，又不同矣。○不以禮食則得食，謂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食之類未至如紆况之臂之甚也，不親迎則不得妻，謂其家貧不能舉六禮之類，未至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之甚者也。○任人所謂以禮食則饑而死，一條亦是

以處常言，此言亦是一段道理，不可以為非所問。故孟子不闕之，使聖賢處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嘗膠柱而調瑟也。但只是不揣其本，身故須有孟季後一段說話。○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得妻，不親迎則不得妻，必親迎乎？此所謂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色重者其不揣其本，金重於羽兩節，正是喻此意思。○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此本不為輕，但以對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則為輕耳。○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云此問所謂必不得已者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苟且虛說言取，下齊而徒取上齊，則寸木可高於岑樓矣。喻不以禮與食色輕重之太分較之，而但以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則食色固可重於禮矣。下條金重於羽亦是此意。岑樓，今山之高銳處也。故註云：岑樓，樓之高銳以山者。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一鈞，金鈞帶鈞也。金帶鈞，古有成語。鈞有曲義。漢書曰：直如弦，曲如鈞。帶鈞，古今束帶其帶有鈞，今官人腰帶皆然。帶鈞以金為之，其金最不多。此金字五金之總名。想帶鈞有以白金為者，有以黃金為者，又有以赤金為者，赤金銅也。今人

多用銅。○左傳子糾之事，管仲將兵遮宮道射中小白帶鈞。小白佯死，得先入齊。遂立之。漢馮異嘗述以對光武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檻車者，此也。○按此則帶鈞者，腰所服也。以金為之，故曰一鈞金。又有曰金帶鈞。○不揣其本，至一與羽之謂哉。味文勢，語意亦相承。言任人之論，蓋不揣本而齊末，至使寸木高於岑樓者也。然此非以論禮與食色之輕重也。○不揣其本，金重於羽，總是一意。或曰：既是一意，何為兩喻？曰：此不拘。如今有場師食其稻，禮下文云：養其一指而失其有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豈不是兩喻一意。○往應之曰：終九之臂而奪之食。

往應之曰以禮食則饑而死食之重固然矣然必終况之臂
而奪之食則得食則所犯於禮者亦大矣則將終之乎蓋寧
饑而死不可奪况之食以苟生也親迎則不得妻色之重固
然矣然必接東家之處乎乃得妻則所犯於禮者又重矣則
將獲之乎蓋寧不得妻而不可獲入之處乎也故曰禮與食
色皆其重者○終况之臂至則將獲之乎蓋如此則依然是
禮重而食色輕信如屋廬子之說矣孟子之言所以伸屋廬
子之說也○往應之曰一條是於色食與禮兩邊各舉其重
者而權衡之則禮之重於食色也彰彰矣此孟子之所以為
善辯自漢以來未有善於折理應變如此者○以禮食則

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與終况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
終則不得食者二意此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
之彼則禮與食色皆其重者○不親迎則得妻親迎則不得
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若必拘於親迎之禮家
貧而不能備則妻不可得矣若從殺禮則妻可得此所謂禮
輕而食色重也若以喻東家壻而獲其處乎與止於不親迎
者較之則不同矣○或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一條何以見是
以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曰只看死字及不得妻字死生
所係此見是舉食之重者不得妻而廢人倫絕後嗣此見是
舉色之重者禮則指平常禮在人此問只重在死字及不得

妻字上不曾思見終元臂與獲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
此一頭與之平稱便就見得禮終是重矣甚矣孟子之善於
辯拆自非精義入神之學安得立談俄頃之間有此議論決
斷○任人之問蓋邪說也此暴行之文也任人蓋見孟子之
論常持禮法而以為行故私與屋廬子辨所以陰壞孟子之
說也戰國之時議論大抵如此所謂功利之學也故孟子自
以為承三聖任人發問之意極是不良蓋有無限不好事在
後來乃人類與禽獸之所以分世道興衰否泰之所以判者
噫危哉任人之意也孟子之功所以為天○義理事物其輕
重固有太分義理事物食色禮也其輕重固有太分者禮重

而食色輕也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者由任人所難
則禮輕而食色重矣由孟子所論則禮重而食色輕終有不
可易者矣○錯綜斟酌錯者交而互之○下左下右之謂也即
經也就此章言則輕重自有太分者也綜者總而挈之○下低
下昂之謂也即緯也就此章言則或食色重而禮輕或禮重
而食色輕也固不肯枉尺而直尋者輕重之不越其太分者
也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者所重固在乎禮亦有時乎殺以就
食色也聖賢於此錯綜斟酌云愚謂如此章所論信乎學
者察此而有得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蓋
經權兩盡其理也若皋陶為士章所論天子之父殺人為士

者必執而刑之至使聖天子竊負其父而逃謂察此而有得則天下無難處之事者是可疑也○食色與禮孰重一章可見孟子精義之工夫制事之權衡非惟正天之理痛快人心而其雋永之味咀嚼無窮此等議論所謂中庸其至矣乎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欲得議論之當文章之妙者宜熟玩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此章要細看數箇為字○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須看為字故孟子曰然以其有此理也交曰云云則失其所以可為堯舜之旨矣○上文所舉人皆可以為堯舜語本是在今日文王

十尺

云反失其本旨且此言亦似有自挾其狀貌之類於

湯文意故因舉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及之其曰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正應上文人皆可以為堯舜意其不能為堯舜也○交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亦在湯文之間宜可為堯舜矣乃止是能食粟而不能為聖人如何則可此問甚是俗氣蓋不察所謂為者乃在脩為之間而不在于形體也若以形體言安得謂皆可以為堯舜耶○今交九尺四寸以長謂九尺四寸又長也此與云百里而遠或百里而近之類同○據曹交所論則不皆可以為堯舜矣○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人皆可以為堯舜句內本不論形體今交云則雜於形體論矣故孟子曰奚有於是亦抑之也亦為之而已矣此句最重謂為其所為也

○有人於此力不云有力人矣

是則曰有力人者以其舉百鈞也曰無力人者以其不勝一匹雛也其為有力人無力人顧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人者莫如烏獲為獲能舉移千鈞人能舉為獲之任亦為烏獲而已○然則三為字也要看與上文意連處蓋所以為有力人者在於能舉百鈞所以為無力人者在於不勝匹雛則所以為烏獲者亦在於能舉為獲之任是皆不在於形體也

此上盡是譬畧至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則正言人皆可為堯舜矣或者兼以舉為獲之任說者泥而鑿矣烏獲之任人固以不勝為患也如何為得所謂是誠不能也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言人欲為聖人者豈以其才之不勝為患哉弗為耳蓋以其求諸性分之內則聖人與我同類者故無不勝之患若舉為獲之任則係於絕力又有不同者矣○曹交曰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是固以不勝為患也曹交此意便是自歸於氣質之弗強而不自責其學力之未加矣則為無力人則為有力人是亦為烏獲此三為字輕與下文是亦堯而已矣是字同者

若人皆可以為堯舜為字內却有道理此一語最有斟酌所謂言有大而非誇似誇而實也○有人於此一段諱諱於匹離百鈞及烏獲之任等語者見得所以為堯舜者在於堯舜之事也即下文行堯之行誦堯之言服堯之服也○承上文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為之何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云○專以徐行疾行為言分明是為曹交有此失而發而繼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語近而遠也故尹和靖曰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言哉斯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能盡孝弟是亦堯舜也此意已見於言外下文云是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正所謂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故

又曰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曰這是對那不孝不弟裏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此語最得本旨蓋孟子直要說得為堯舜之容易處今或眩於堯舜人倫之至及堯舜之道大矣之詞則反惑矣原陳楊二氏之說亦本是發其所以容易者耳○子服堯之服止禁而已矣

此正所謂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者言能為堯舜之事則為堯舜矣不能行其事則雖有湯文之體貌何足道哉陽虎固類孔子矣而不免為庶人○子服堯之服三句都須就孝弟說然上文只告以孝弟而此却言服與言行者以其禮貌

衣冠言動云理故及之也○徐行後長者下節言為堯舜之易子服堯之服下節言為之在我也但上節言徐行後節又改服與言則自曹文所病而發此論也

○曰交得見於鄒君

見於鄒君而曰得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願留其詞皆近倨而鄙陋不但假館而後受業為見其求道之不篤也味交此語全未有决然之意幸待之固不失為忠厚○味可以假館之詞必嫌孟子所言之隘而不欲請業于其門下也輔氏以為是富貴之習氣都未知味那居無求安之味在朱子亦為有挾貴求安之意○交得見於鄒君時孟子居鄒曹文

以事過鄒願留者曹文自願留身於鄒也○孟子原是鄒人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夫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眾人所可與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未易知者孟子與曹文言則如此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願留而受業於門所謂受業宜不止於孝弟故夫道若大路然所該亦自廣則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亦豈止孝弟哉而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者謂歸就親長對留此而受業於師言也其曰性分之内萬

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亦可見矣○夫道若大路不可謂道者孝弟而已矣豈難知哉亦不可謂孝弟之道若大路之易知也不如虛說道字○若說道者孝弟而已則孟子止文已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曹交乃又欲求道孟子乃又復告之蓋曹交之請亦欲求其所以為堯舜者耳○或言本文道字恐難專指孝弟曰孟子已說在前了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然朱子何以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此一說○子歸而求之或以為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業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也○子歸而求之令歸於曹而取諸已也則性所蘊皆足以應其求矣故曰有餘師

○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只言依他行便都是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道亦此意也○註云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是專以孝弟言而又曰性分之內萬理皆備謂之萬理孝弟之理在其中矣若專言孝弟則於性分字未嘗隨處發見無不可師者依那道理做便是以道為師所謂有餘師也○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所謂夫道若大路然者既曰有餘師信乎其不難知矣○夫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者或蔽於私或役於氣自暴也自棄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於前數節見得求道之心又不驚於後兩節見得○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即朱子此註

方知論語此章重在務本上。○假館而受業，依輔氏說是宋
亦謂其有挾貴求安之意，正謂此也。交蓋有感於孟子上
文云：遂有求道之志，故云。而孟子曰：云不脩之教誨
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
以言之？曰：怨殊無溫柔厚之意。○所謂怨者，正註所謂
哀痛迫切之情也。非直指怨親，其詩畧曰：何辜于天，我罪伊
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又曰：君子秉心維其忍矣。君子不惠
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亦朱子云然也。○高子曰：小弁，小

人之詩也。

云

曰：怨蓋以其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又曰

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矣。又曰：君子信讒如
或酌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彼循其詞
而不察其情，宜以為怨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闢弓而射之，此之字正指有人於此之人也。
○無他感之也，故涕泣而導之，不使其妄殺，久而惟于罪也。
○小弁固怨矣，然小弁之怨親親之情也。夫親親者，仁也。仁
者，君子之道也。而高子乃以為小人之詩，高子之為詩如此
亦固矣夫。○越人闢弓而射之，孟子之言不謂其不怨而直

謂其怨之也。宜然則其與舜之怨事同者未盡然矣。然必引舜之怨慕為言者，取其親親之意在耳。觀其曰親之過大，不怨是愈踈也。則其怨亦與小人之怨不同矣。抑孟子亦非言與舜同也。但曰舜猶怨慕云爾。朱子亦僅取其兩句。○集註云：親親之心，仁之發也。依此當以仁為親親之根源。○何以言之？曰怨蓋高子以為小人之詩，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百篇中之怨者多矣，而獨咎小弁，何歟？孟子以為任人之詩者，又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詩自有怨體，蓋本於人情，之所不能無者。如小弁，正怨之得體者也。高子之為詩，尚不足以識此。孟子特取其怨，蓋知詩者莫如孟

子矣。○怨只是哀怨，不必謂怨親也。小弁數言豈皆怨親之詞？如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亦自怨也。但不可泥說是自怨而非怨親。其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踈也。亦非言其當怨親也。○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朱傳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怨而慕也。舜號泣，丁是夫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愚謂如傳之言，則小弁之怨與舜之怨慕同乎？疑未盡然也。而孟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七而慕，蓋亦取其意類之大同耳。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七子之母過在身，家宜自之。又過，猶禁杜。七子之母所失者

不自制其丁巳情怒之移而宜曰之所失者三綱淪九法
斃而四海覆矣此其過小大可見也子之毋雖曰過係身家
然本節已墜亦難以語人道者矣如有國者有此婦人亦能
使三綱淪九法斃而四海覆也晉賈氏唐武韋楊之屬是已
即褒姒亦是已○凱風只可說自責不可說怨恨身怨恨命
便是怨不謂怨親也○愈踈不孝也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凱風之所以不怨也雖均之為親之過然過有
小大而怨與不怨各有攸當焉此孟子之所以善為詩也
○親之過小而不怨是不可磯也
不可磯謂水不可容磯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

而遠怒也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
怒也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
註謂水中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
中或水滙石乃謂之磯○既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踈也
則其怨以親之過大矣以親之過大而怨安得為全不怨親
故孟子之意自出於至公至正而後人乃以朱子詩傳之言
而過為褒飾何哉○小弁之所以怨者以其不忘乎親也昔
劉錡所處與宜曰夏同因從諸葛孔明登樓去其梯而問計
孔明教之曰申生在內而重耳在外而伯錡遂出外此則
為忘其親而不怨矣但凡人小過處親或朋友間有不合如速

性去撤不以介懷者則薄矣。得以此而怨而取之哉。孔明之為錡謀於智識則極高矣。若揆以聖賢之術似當復有所言而止於此。此則孔明之學也。○上節以越人闕弓與其兄闕弓分兩意。則小弁之怨其兄闕弓之類也。此節愈疏與不可磯意屬凱風而上節越人闕弓者將無所屬。只是以對其兄闕弓言。此下有凱風何以不怨之問。乃云。○越人闕弓而射之一節言至親之地豈同路人能無痛切於心而哀怨乎。下文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即此意也。但對凱風而別之耳。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五十而慕此解作怨慕亦待解耳。其實舜三十登庸已不格姦而名若矣。何至五十猶有怨乎。其怨乃在往于田之日也。○一說不是借說慕生於怨故曰怨慕也。○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此時親或已亡。怨慕似是哀慕之心。蓋舜五十時已得其親而順之矣。此曰慕者其心猶在於親也。小弁之怨亦切於其親身故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愈疎則心不在於親而忽然如路人矣。故為不孝。然則所謂怨者只是哀怨之謂不必太泥於怨也。或怨親也。怨也之怨近之。○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不必拘親之過大過小也。只是認箇怨字其實當時若不著此一語亦好。○三十而慕還作不得於

親說與萬章篇首意不同。兼舜之所以為孝者，正以其怨慕則小弁之怨未為不孝。大抵此章怨字不必說，親亦不必說怨已怨恨也。說作自怨，近之。凱風雖自責亦無其恨字。今取而讀之，與小弁迥不同。若論所由，則舜之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親之不容乎已，未免為不同也。○小弁之詩，孟子取之，全引舜之怨慕而證朱子釋其我罪伊何之句，亦以舜之父母之不受於我，何哉之言明之。蓋皆取其意之近，不使人目為小人之詩耳。若究其實，則小弁下詩怨親之詞不少，豈得與舜之怨慕同語。祖涕泣而道之論，則確論也。故雖怨而不為小人之詩。觀其成申之役，輒忘其殺親之

仇則其怨慕之不如舜遠矣。此下說○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云。下句皆指既生以後說，所以申一體而分之意。新安陳氏以為此由于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之前者非也。○小弁詩註，豐城朱氏曰：舜之怨慕已之不得其親，小弁之怨慕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怨則起，然無情也。無情視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太舜之事望之也。愚謂觀其成申之役，渾忘其殺父之仇，亦可知其怨慕之不如舜遠矣。○註：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云。為作此詩至經則生幽王取於申后，生

太子宜曰又得褒妙而惑之于伯其讒黜申后逐宜
曰而宜曰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
為是詩不知何所據也○按朱子於二書註一謂此詩作於
太子之傳一謂出於太子自作其不同如此所當知也○又
按所謂作詩以自怨之語則此怨字與大舜怨慕之怨同也
但與凱風何以不怨一句不合蓋凱風非不怨它不怨親也
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或曰小弁自怨猶自恨故曰天之
生我我辰安在

○宋徑將之楚章

此其字指秦楚之王及三軍之士非指說者也○我將言其

不利也似亦未為甚違於理孟子却力沮之者欲其因是行
而聞王王以仁義之道庶幾乎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即
其利之一字而究論之如此當時以為迂闊者也○三軍之
師就在上人說言其將也三軍之士就在下人說言三軍中
人也有有位者有無位者自將校以至卒伍皆士也○下文
為人臣者為人子者為人弟者三軍之士也○宋徑戰國之
士耳孟子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害入之耶
孟子以為如此使其說入則人人只各從利上尋求依舊是
這事件兵隨罷而隨構矣故開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有補
於名教而亦有實利於國

自桓桓之宋徑之言似未

可大駭而不知其有伏禍。為人臣懷在義以事其君云云。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弟，弟有兄，內同。君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上。愛親敬兄之願，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總註曰：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云云，明辨之也。此章要緊處都說了，讀其要直會得，由宋桎之說則秦楚構兵，都不論是非，不論得失，只是無利便不當為推是心，以往當惟利之求矣。寧不至於亡。由孟子之論則天下只看箇仁義是當為者，如秦楚構兵，與非仁義之舉，若以仁義說之，吾言一入，則彼之兵自息，亦足以活許多生人之命，且使彼誰知仁義之為美而務之，由是

仁必愛親，義必敬君，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雖不求利，利在其中矣。此章與首章首篇同上機軸。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

孟子居鄒處於平陸，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當處意，蓋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季任為任處守，處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受之而不報

報者不往答拜也

○連得間矣

謂已得間而問也，非謂孟

處有間也，故大註云知

孟子處此必有義理

○書曰享多儀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數句皆書詞出洛誥周公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今備述本文及蔡傳如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洛誥本文○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註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

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
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墜
玉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
乎○儀禮意也對物言集註只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
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
文○享多儀謂享上主在多儀必先有享上之禮意然後用
物以將之方成享也今也不復志于享而儀不及物則不成
享矣此分明是說諸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也惟屋廬子
便解得看來屋廬子樂正子都聰明曰不享謂非享也○惟
不復志于享言物雖備而誠不至也○惟不復志于享言但

以物為享也。○為其不成享也。言既不殺志于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為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實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自儀不及物者觀之自以為享矣。殊不知享主多儀此特其末文耳。固不成享也。○成享之意。孟子自解其所以之齊不見儲子之故矣。孔子稱夷齊為求仁得仁子貢則知其不為衛君季克為魏侯卜相。但曰五者足以定文侯即知相魏成。故舉一隅貴能以三隅反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

屋廬子悅已得孟子之意矣。或問之雖聞其言未得其意也。故問之。猶曾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一說是問其由鄰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之故。○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平陸去齊國都必密邇若隔宿則儲子似亦不可館相印於外邑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可知其密邇也。○輔氏註制於禮簡於禮。一禮字看來不同制於禮只謂不得之鄰為禮所制也。○昨有問通章題目如何分截破。一時頗難主張。看來當下頭兩脚。孟子居鄰至受之不報一截他日由鄰至為其不成享也。一截屋廬子說至宋一截仲珠正如此說。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大也一章

名實二字要做一類者不必謂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大註自分曉曰名聲譽也實事功也大凡仕進的人所圖便在此二者○為人似可無正君救民而朱子於此獨言救民大抵必正君而後能救民也○朱子在三卿之中則是志在為人而非自為者矣今乃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既不成為人亦不成自為者固如是乎○朱子在三卿之中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稱王卿猶仍舊按周禮天子六卿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

此條是反髡所問意蓋髡所問意言不為人則自為聖乎舉

此三子言伯夷不屑於就者也下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去者是仁不去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為入與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若伊尹則賢亦事不肖亦事然猶有去就也至於柳下惠不惡污君不羞小官則又不屑於去矣三子制行之不同如此○五就湯五就桀與不惡污君不辭小官以同而實異蓋伊尹是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故雖五就桀終去之而相湯以伐桀便是惡污君也其於太甲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其任為如何其惡污君又如何以此亦可見其卑小官矣○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此下位不指

有官者謂士庶也。伯夷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云此伯夷之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伯夷何心哉。理亦宜然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何以見其仁。惠嘗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浼我哉。又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惠之制行如此。心豈有私哉。理豈有悖哉。亦可見其仁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尹何以見其仁。尹之始就湯應聘而來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及湯進之於桀。文欲以所以事湯者事桀也。至於數往返而桀不可化乃相湯奉天命以伐桀而救民也。豈為利哉。是其心亦公而於理無違矣。○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

三字。孟子自謂也。以謂承三字言則可。曰三字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為後名實一等。人伊尹柳下惠合為先名實一等。人矣。但孟子所以反聲意重在夫子在三卿之中。至仁者固如是乎。數言何必同。一句最重。○總是無私心而當理以為有私心則不可以為不當理亦不可固皆仁之所在也。○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與論語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是皆以心言就事上論心也。故曰其趨一也。不必以無私心為心當理為事主心而言事亦在其中矣。論語盡述師說此是畧彙括其說此二字主心言是就處事上指出他本心處。○公儀子為政。

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布列庶位者皆是○如云齊桓公任管仲為政子產聽鄭國之政可見

○華周杞梁之妻

華周杞梁事見左傳所謂杞殖者即杞梁也所謂華還即華周也二人皆齊大夫也所謂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謂使無出力而死戰也吳氏程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

○有諸內必形云無其功者

二句下類事者已之所為功者人之所歸謂功名也

○孔子為魯司寇

膳肉膳孟子作燔註作肉至炙燔者詩膳炙芬芬○不脫冕而行言急也蓋冕非行旅服也史記作孔子遂行得其意其曰遲遲吾行者受女樂之時姑且遲者欲托微罪而行也至是則可以急行矣方子路請行夫子曰魯今且郊云孔子蓋迹策其不致膳肉矣或曰設致膳尚留畢曰當時君臣俱溺志於女樂其失政失禮處自多百孔千瘡如何患無詞可以行決不又淹也

○乃孔子則欲止苟去

二句不可指作一意看大註又字微罪屬孔子或以屬君相者非也或曰如此則大註何必云不欲顯其沽相之失曰正

合也蓋孔子不以微罪自居其失在君相矣汪氏註愚以
為朱安更詳之○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謂孔子以膳肉不
至而行其用意欲入咎其以細故去國在孔子有微罪也非
謂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也此所以為不顯君相之失以為用
意忠厚也然雖細故亦其故也故又曰不欲為無故而苟去
此一說也○欲以微罪行使入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也不
欲為苟去在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據本文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則分明是不指斥其君之微罪也但
自以微罪行此便不欲以顯其君相之失矣蓋過即歸已善
則歸君之意後人如汪氏乃忘味於本文只因大註不欲顯

其君相之失字面而隨為之傍緣解說豈不得其真味也○
或曰既托膳肉之故而去便是有故而不為苟去何集註以
為王意曰上句微罪字重其失在已也下句不苟去字重其
失在人也○一說不欲顯其君相之失顯字正對微字言只
是謂君相微罪也○舊說微罪指君相或曰於君相不宜加
以罪字曰何害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在上人之
失亦可言罪也○近說以罪字屬下人故大註言君相之失
不言罪也○按語類曰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言則
顯君相之失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
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吾耳汪氏蓋未考也○曰因膳

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取似謂
孔子因得微罪於君故不致膳而不得去也。以此而去非
以君相受女樂而去是為不顯君相之失也。○見幾明決自
桓子受女樂時已決於去矣。用意忠厚則且遲遲托以膳因
不至而去也。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
子行則紀其實也。可見其見幾明決矣。○孔子之去魯不欲
顯其君相之失非孟子不能知。秦伯之逃荆蠻不欲顯其父
之失非孔子不能知。噫人之德量相去遠哉。微二天子至今
不知秦伯之為至德而孔子之厚於其君也。○君子之所為
至不識也。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其大註云蓋聖人

於父母之間至用意忠厚如此固非眾人所能識也。此數句
都附在太文不欲為荀去二句而起下文二句意。○新安陳
氏曰案辨口滑稽之徒楚詞曰突梯滑稽註滑亂也稽同也
言辨捷之人亂異同也。漢書曰滑稽即東方朔轉利之稱又
楊雄酒箴負轉貌本酒器也轉註吐酒終日不已若今楊燧
樽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是一節。自耕省斂天子諸
侯之所同也。自久其疆至有讓是一節。言天子巡狩之事自
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諸侯失職之事。以上文觀之則賞罰

征討之柄自天子出國無有稱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
繼之曰是故天子伐而不討云而繼云故曰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是故一字分明承上。○集註曰自入其疆至則有
責改讓為責者讓者宗廟諱也。英宗漢安懿王允讓之子後
欲追稱為皇考不果改稱皇親。○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
六師移之皆舉先王之法而承之以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至
伐諸侯者也。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獲諸侯以伐諸
侯一事。但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
所違中矣。詞簡而意該不可不知也。○自天子適諸侯至六
師移之皆舉三王之法就見得五霸之違王法也。便見得五

伯為三王罪人不必依陳氏謂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
土地辟謂增墾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無田
野不治在其中。○土地闢無閑曠之地也。田野治無荒蕪之
田也。○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
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掎角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
以脩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獨言土地荒蕪則田野不治
兼之矣。遺老者棄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賢者不見用所謂考槃在
澗白駒空谷或居東海之濱或居北海之濱也。掎角在位者角叢斂之
臣也。○遺老失賢掎角在位則有讓王者亦訪察不然初入
其疆亦難辨其掎角與俊傑也。○慶以地或曰三王之世九

州之內自先王建邦以來時後已星羅棋布本無閑地則當如何曰割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之地以賞之曰三王之世命討素行威令素舉其四隣皆無有土地荒蕪者則又當何如曰孟子不云乎此其大畧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以慶有地在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惡惡短不削地亦未可知○貶其爵公貶為侯侯降為伯也○削其地又是一節不拘公侯皆封百里伯古十里始封時制也○六師移之註既曰誅其人而變置之則非滅其國矣○木抵貶其爵及削其地者易世則復之何所據哉以誅其人而變置之見得後章曰變置社稷變置且字終與城字不同○

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也伐者奉一人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以復于上也若據諸侯以伐諸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驅率隣國而為之辭以就其私而已○是故天子討而不伐通承自天子適諸侯以下蓋諸侯朝天子及省耕省斂等皆出自天王之制也○方伯連帥蓋只是一人平時為方伯征討則稱連帥也蓋古者兵民為一凡公卿大夫士當征伐時則皆稱軍師卒旅之長尚書詩王風揚之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

室而已○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各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摟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實而壞其法也○摟率也牽連也摟字最有意且五伯何不自伐國而必摟諸侯以伐之即此五伯之所以為假仁也此五伯之所以為無王也○奉天子之命以伐諸侯則可摟諸侯以伐諸侯則不可○自入其疆至有讓南軒云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材也耆耋亦不必如此今人多用以為題自主張不必可也何也○有養老

一事在養老自是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難以為賢才也○太註自入其疆至則有責言巡狩之事有一不朝至六節移之云述職之事此乃朱子解註分折意思非謂孟子因上文說巡狩述職一事此又分言其事以實之也蓋其自天子適諸侯至此總言舉先王之法以律當時諸侯耳○春省至不給下文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處雖不及照應此二句然只此二句亦見得當時諸侯為三王罪人處蓋當時此法盡廢矣那一件不是得罪三王處○三王合周文武而言蓋因周公思兼三王處宋周家王業雖文王所興然當時巡狩述職許多事豈文武所得與邪或曰得

志行乎中國孟子言王處多矣又何容喙

○五霸桓公為盛條

五霸桓公為盛依此則丁氏所謂夏昆吾商大彭周豷韋者雖不錄可也或曰亦未見得本文未嘗曰周五霸桓公為盛亦未嘗曰五霸周桓公為盛○東牲陳牲不殺也既殺則有血在不容不殺也蓋此箇牲特地是取血用故朱子知其為不殺也○印本作牘書加於牲上蓋讀其書而加於不殺牲體之上也然與束牲載書之旨不合一本作匱字亦未可曉○大抵讀字差春秋大全亦作讀字蓋皆差也一本作櫃字為是夫作匱字亦誤○葵丘之會諸侯為一會非諸侯束牲

載書而不歃血也謂桓公也雖諸侯同盟王之者桓公則束牲載書非桓公意而何束牲者束縛之於壇上既不殺則不容不束縛○誅不孝蓋為當時諸侯有屬愛而不知其子之惡者故云○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亦為當時有此事下皆倣此○無易樹子世子之樹也上則已為天子之所命下則已為國人之所戴故不易也然萬一有罪亦不容不易故先之以誅不孝一義自可相徵也○無以妾為妻妻所取以配身敵體而上承家廟者也妾庶安可以尸之如此不惟輕其身且輕先君矣○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賢者皆有德者也才者於道固亦各有才也陳氏之說非○賢者尊之是致其

書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隆也才者則育之不用耳此皆有輕重然何不連衆人百
姓皆育而獨育其才者豈不均是彰有德○俊傑在位便是
育亦不必說如今學校育才○按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德字亦該賢與能○士無世官恐非才也官事無攝恐
廢事也○取士必得取之則以為官矣世祿者亦在所取○
無專殺大夫必自天子出也與下文無有封而不告同意若
士必下自己出矣蓋天命天討天惟以付之天子而他無所
預也故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以自
利於已激者以嫁患於人下文專小利即所謂壅泉也病隣
國即所謂激水也○壅泉與激水不同泉者其源也水者其

流也○泉水若利於已國則壅激之以歸於內是為專小利
也泉水若不利於已國則壅激之以歸於外是為病隣國也
然專其利於已則必有病於人矣嫁其病於人則亦為利於
已矣○所以曲防者非專其利於已則移其害於隣也故大
註發出專小利病隣國之兩端盡之矣○言歸于好言蓋語
辭如詩經言旋薄言之類若永言孝思之言則解曰念也○
言歸于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新安解作無攬怨也恐不為
且接下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不來葵丘五命非桓公所自
為一明天子之禁也一字不當依輔氏說蓋泥志「氣」之
一字非也一者定

○長君之惡其罪小

長君之惡者未必皆逢君之惡逢君之惡者未必有長君之惡長君之惡其罪小猶云齊桓公正而不譎對下句言耳○逢君之惡所謂賊其君者也安得不為諸侯之罪人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五霸壞三王之法故為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壞五霸之法故為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賊其君故為其君之罪人○黃氏曰抄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古之所謂民賊極劫世變極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於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

者不先五霸之功罪云正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

蓋以五霸律今之諸侯則見其功以三王律五霸則見其罪

正與邵子之言合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慎子非史記所載慎到也到趙人學黃老之術嘗著書本傳不言其仕進慎子魯臣也名滑釐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輔氏註以為殃民之事堯舜所不容者非也者字分明作人說明其為堯舜罪人所以斥之也

○丁戰勝齊遂有陽然且不可

然且不可新安以為就使克敵猶方為耳非也此正是下文
吾明告子云之意○然且不可是言於理不可也故下文
引其君以當道以百里之魯益而至於五百里豈理乎况又
欲伐齊取南陽而可乎然且不可下亦當足一句云况未志
勝乎○不教民而用之下條言其徒殃吾民而不足以勝敵
也下戰勝齊一條又言縱使勝敵而於理亦不可也下文徒
取諸彼一條即以申後條意夫子之地方千里以下凡三條
即以申前條意○自天子之地方千里至所益乎是然且不
可之說主事而言故下云當道自徒取諸彼以與此至况於
殺入以求之乎是殃民之說主志而言故下云志仁孟子此

章之義太旨如此此與下章朱子小註不同恐小註未安太
註自明

○周公之封於魯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方止也謂止是百里而已地非
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儉者主制所限不可越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

徒取諸彼以與此自慎子言也謂取齊與魯也○然且仁者
不為以其非道所當得也况於殺入以求之乎此正然且不
可之說

○君子之事君也止仁而已

或謂引君當道即是志於仁蓋未察孟子之意也如此朱子何乃謂事人於理心在於仁心事二字須分明且以下章君不向道不志於仁照之尤信○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以其非道也而乃係於仁以此一句究之則仁與道亦不全判然為二但上文之意則實有兩段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是富桀也桀不當富也是輔桀也桀不當輔也君不向道不志仁只應引之以向道志仁而乃富之為之強戰此其所以為民賊也○嚮道即當道也當道即當敵之當亦向也朱子上章註曰當道謂事人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是兩平解也

今此小註則曰不志於仁所以釋不向道之實且曰上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取此說未必與集註合且上章集註既兩平解而此章又不復解安知其不即是上章意耶小註之說亦決無害於理所以不從者以上章上文之言且此二意凡兩見此二語實以終其義固不容混也○且夫一則曰道曰仁二則又曰道曰仁豈固繁其辭哉義必有歸也至當歸一故不能兩從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

言若專以此等為良臣而不復改圖必爭奪而至於危亡矣○由今之道一條主大君言蓋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惟富

國強兵是務則所謂後義而先利也。不厭以若既為求若既欲後必有災者信乎。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一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今之所謂良臣欲藉以得天下也殊不知若用此人雖與之以天下亦不能居然則為君者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其謬哉。○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猶臯陶謨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傳曰百僚百工皆言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愚按此曰道曰俗亦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儉樸同苦樂趨時若擊鳥猛獸之發故曰吾治生猶孫臏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足以取與強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其有所試未能試其所長非苟而已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欲以其居積致富之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道安可得行於中國彼萬室之國千人陶則可乎曰不可云云曰請言貉道之所以不可行於中國者夫貉五穀不生云云

○夫貉五穀不生一條

無城郭則無管氣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饗飧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幣帛大抵凡綾羅絹緞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又曰公卿議錢幣錢幣蓋通名帛只是其一端錢自太公九府圜法便有○帛東帛也○今居中國去不倫無君子而遺了城郭居室此古人文章也○欲輕堯舜之道一條可見孟子議論有歸宿處○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可見三代皆是因之○太貉小貉謂彼為太貉此為小貉也大

桀小桀亦然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白圭所以自負其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築四國遂不被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耶然其妄甚矣

○子過矣

不必謂子之言過矣只謂子過矣以其失言也下云君子過矣亦以其言如此而責其過也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字是朱子添助字只說水之道亦便見得是順水之性○或以為性與道不同順其性即道也此說似善解刺但非虛

心自然所見夫順其性者人也如何父之道為水之道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

正是水之道處此禹以天下為度也今吾子以隣國為壑利
已以害人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

水逆行云所惡也今吾子以隣國為壑是壅水以害人與

洪水之災無異其亦不仁矣而乃誇以為愈於禹吾子過矣
吾子過矣不必說為禹罪人只謂其言之過

孟子曰君子不亮則平執

與久而無信不知其可意天同小異觀註云凡事苟且可見

若彼處難下苟且字輔氏以為此以守言彼以行言者恐太
分析矣既失其執持其何以行之哉其實一也但語意各有
緩急耳○亮者貞固也貞而不諒之諒只是固也○賈誼曰
執此之信堅如金石亮有堅固之意故曰惡乎執做得亦做
不做得亦罷言則無物行則無恒且行且却作作輟事不
可立功不可成○亮以心言心所以主乎其事者也故曰君
子不亮惡乎執如此則與入而無信章自有少異矣○孟子
嘗謂太人言不必信而此乃教人執諒何也蓋彼所謂信者
不貞而固者也此所謂諒貞而固者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樂正子強乎即今所謂有力量也

○好善足乎

言豈便足以治國耶

○夫苟好善云告之以善

由是以天下之善而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綽綽有餘裕哉而

况魯國乎○若對下文國欲治可得乎則此一節只是說國

非申復於天下一句意乃是申那一條意連而况魯國乎○

今當改云夫苟好善云告之以善吾見衆善咸集衆務畢

舉國其有不洽乎○吳仲珠謂苟好善則天下之凡有強勇

智慮多聞識者將皆來告之大求奇矣此三者當世之所尚

未聞其為孟子與樂正子之所尚也且彼所謂強勇智慮多

聞識自與孟子不同道

○夫苟不好善

訑訑本不好善之人訑訑也予既以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

云然也○言其人訑訑然吾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云所去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估孟子曰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

不仕者亦有三

○迎之致敬而有禮言將行其言也

迎之致敬迎字迎接也非出迎也○此章所重在言將行其

言也故以為見行可之仕而先之以迎之致敬以有禮者居
 事之法先接見而後及言議也言將行其言也其言行則其
 道行矣○迎之致敬以有禮敬在心而禮其下文曰禮貌
 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可見所重在言將行其言也○首段
 口講當云迎之致敬以有禮是故君子之所樂就者然不特
 此言焉又將行其言也此尤君子之所樂就者故就之蓋二
 節雖均之為君子所樂就但所重則在於將行其言若禮貌
 雖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矣○言將行其言也將云者以其
 未往也故言就○凡言去者有就而後有去也故上云將行
 其言下不云將只云言弗行也○言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

許以行其道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

公仰視蜚鴈而去言孔子既以禮貌衰而去則其初之所以
 仕衛者決以迎之致敬有禮也故曰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
 於衛靈公是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

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是何故有此困窮蓋為其
 君不我以耳所謂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正為
 此也以此觀之可見雲峯所謂欲去而不能去者為得其真
 矣故下文曰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

行其道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也吾行其明德之道如彼之道新民也吾行其新民之道彼以堯舜之道望我吾行堯舜之道也彼以湯武之事望我吾行湯武之事也此是行其道若從其言只是為他因事納誨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觀本文大者及又字最分明○此未一段只言就若不如是則不就而去在其中矣然亦只是暫時之就終須去耳○所謂公養之仕斷是位卑祿薄担關擊柝者何則其君大者不能行其道其次不能從其言至使饑餓於其土地欲去而不得去則非為貧而仕而何哉此所當辨○太註然未至饑餓不

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是一意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又是一意言不至於甚窮亦不受然雖受亦不多受也○其始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此正也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不得已也其下周之亦可受也又不得已也○朱子小註一說謂三段話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釋矣○又曰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其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雖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

○舜祭於畎畝之中

按前篇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膠鬲為紂之臣矣今註曰膠鬲遭亂鬻販魚鹽又王舉之則又似下人從側微而起者豈紂無道棄賢或賢者自去之膠鬲於是乎後隱處販鬻而又王舉用之耶或曰彼既為紂所任雖去何能俛首鬻販間邪蓋一人也曰范蠡曾為越臣矣終去之五湖而為大賈稱鴟夷子皮又按國語曰膠鬲與妘比比而亡商則本是一人先事紂後事周亦如伊尹之就桀就湯也國語註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則實一人也國語之言未必可信而其為一人則可知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係

此條總是言雖上智之人於天下之事一經涉過方得若身處順境則無由經涉天下許多事務曲折而所就亦少矣故引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今讀者多欠體貼若要熟熟字謂義理自家相便習也潛室陳氏註曰取○餓其體膚不言餓其俯臑而云體膚者人受餓則體膚消削其歸固在體膚也○空乏其身總括上苦勞餓三句再說無法處了且身字實包得心志筋骨體膚若以窮瘁不遂解又犯上下句行拂亂其所為故定從包上三句為是○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材也或謂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

不能則欠才一脚未過也。不必如新安陳以苦心志為所以動心勞餓空乏為所以忍性勞餓空乏。獨不能生善念乎。苦心志獨不能忍嗜欲薄滋味乎。○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與下篇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同。然雖指氣稟食色言。終不與告子同。告子指氣稟食色即是性。孟子此言即指其氣稟食色之性也。氣稟之性猶性在氣稟中有昏明厚薄之不同。以食色言。有輕者有重者。此便係於氣稟也。○孟子深闢食色性也之說而動心忍性之性仍是食色之類。深斥百里奚自鬻之說。而又謂百里奚舉於市其辨云何。曰性雖指氣稟食色。然形性天性也。氣稟食色中固

自有性在。百里奚為人養牛。狂周與范氏皆明言。此不足辭。但無事穆公之事耳。○氣稟食色是兩件。如子路之勇。子張之辟。是氣稟之性。宣王之好貨好色之類。是食色之性。○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者。蓋此數人者。雖皆上智之資。然其得於世故之閱歷。世味之備嘗者。至多。若以其天資之美。則猶未足以勝大任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其改過得之已微。色發聲而後喻。故其改過得之人。雖均之為中人。然又畧有高下。下說一則以不能謹於平日言。一則以不能灼於幾微言。不必論高下。但小

註頗乖，似當從前說。

○入則無法家拂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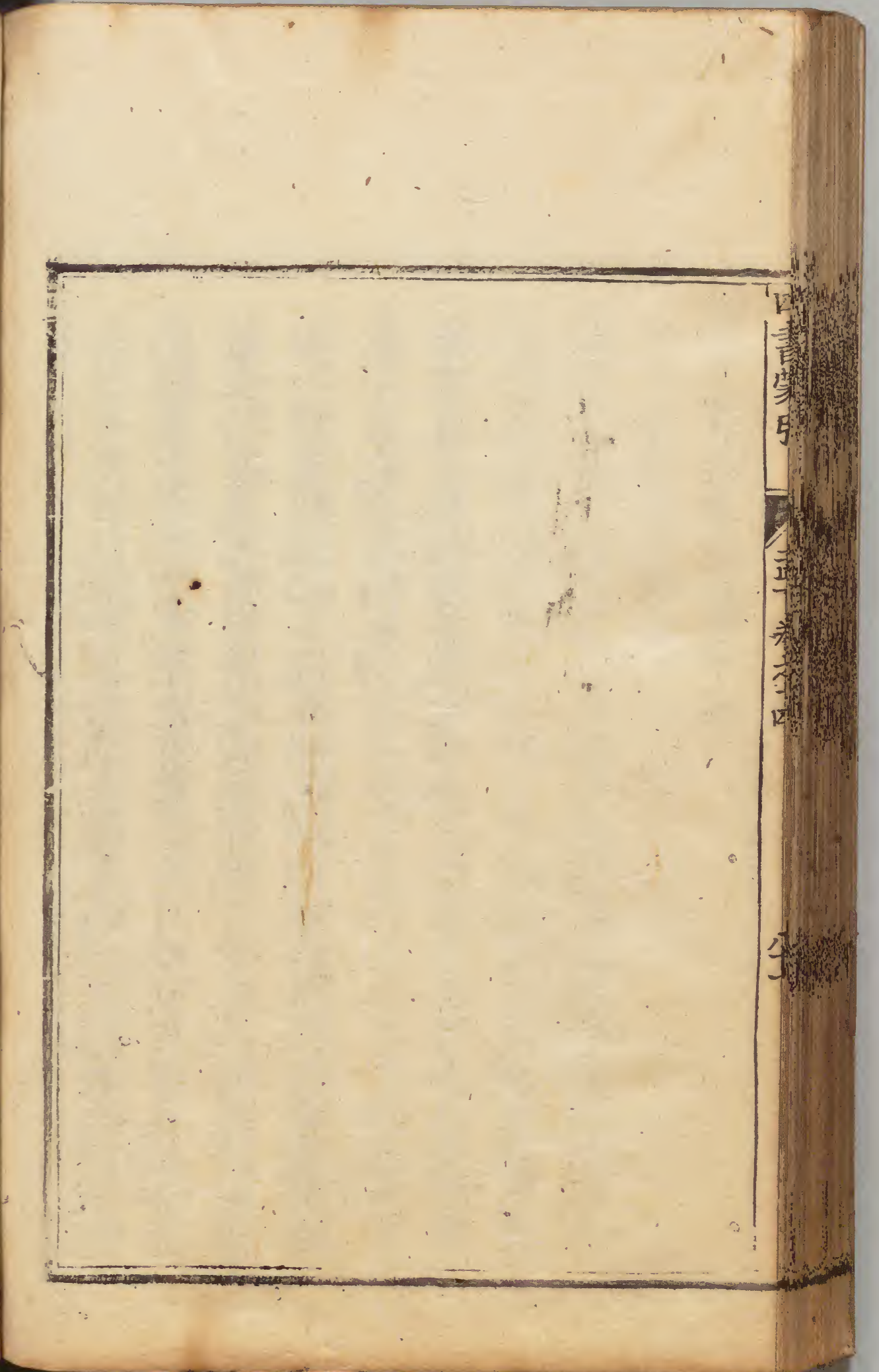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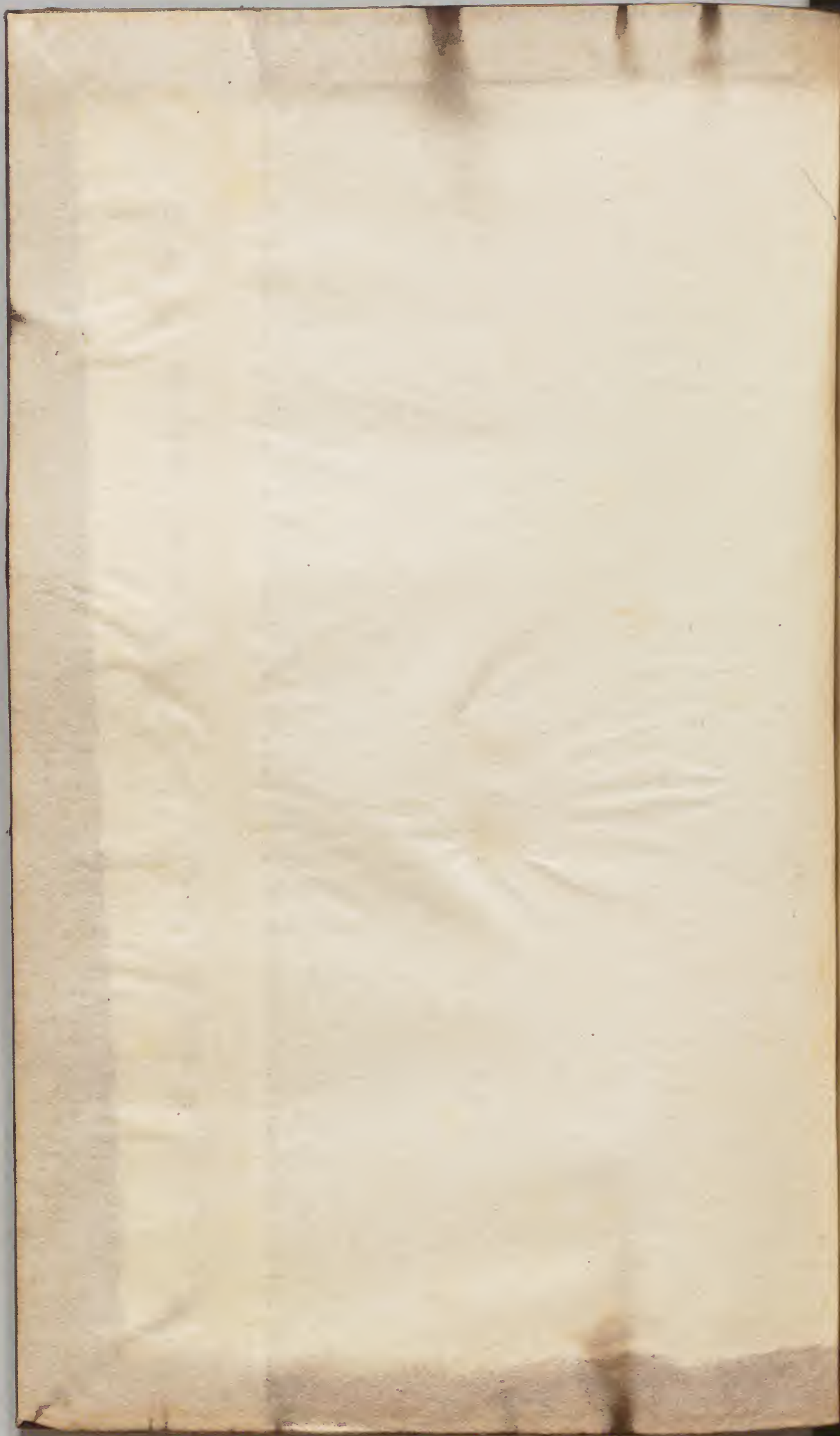
法家之法字與法語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唐之魏徵宋璟其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楊震四世五公皆正人也其法家乎乃人君所嚴憚者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比法家畧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踈尊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生死二字活者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

發於吠畝傳說舉於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大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不可如新安陳氏所分貼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遂節都有當味入則無法家拂士一節太註云此言國亦然也則以專為死於安樂者非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予不屑之教誨者不教之教也

四書蒙引孟子下卷之十四



四書蒙引

卷之四

子

